



乱魂引

残墨 著

上

乱魂引

上

残墨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石家庄

(冀) 新登字003号

乱魂引

残墨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装甲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 × 1092毫米 1 / 32 26.875印张 574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

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3,000 定价: 14.50元

ISBN7-80505-654-4 / I · 595

(全三册)

提 引

《乱魂引》是长篇武侠小说《伏魔》系列的第二部。

第一部《魂断江湖》，描写杭州府大义镖局总镖头西门铁砚回乡省亲，途径雁荡山，莫名其妙地遭遇玉骨教魔女的连番设伏截杀，历尽劫难，几欲命丧归途，幸得扮作乡野郎中的玉骨教护教法王诸葛鬼暗中相助，才冲破魔网，回到东海之滨。岂料，初踏家门，又逢惊变。其母西门龙氏惨遭玉骨教恶魔屠戮，乃父东海琴翁西门沧海被几大巨魔围杀于宝镜崖。血雨腥风，弥漫于东海之滨。

东海琴翁以一曲无弦神曲力斗群魔，最终力竭而死。临终之际，将神曲秘授于西门铁砚。臭名昭著江湖的天台四恶

兽吴氏兄弟，将重伤欲毙的西门铁砚救往天台山万兽谷。西门铁砚得巨蟒驱毒，灵蛇续骨，治好了毒伤。疗伤期间，偶然默记无弦神曲，悟得神功。

万兽谷谷主阿拉木汗公主敬佩西门铁砚人品俱佳，逼其入伙，做一江湖护花使者，西门铁砚誓死不从。值此之际，武当派女弟子画眉鸟儿为救西门铁砚，带正道群雄云集天台，围剿天台四兽。西门铁砚深知天台四兽虽名恶江湖，但不失为义侠之辈，故与申徒酒等人据理力争。侠义道群雄理亏辞穷，怒斥西门铁砚为江湖叛逆，并欲除之而后快。无奈，西门铁砚只好奋力抗争，和阿拉木汗等人一起，与侠义道群雄展开了殊死搏杀。

天台四兽寡不敌众，引出毒蛇猛兽，将侠义道群雄全军尽歼。万兽谷虎狼悲啼，白骨遍野。混战中，西门铁砚被老侠牛吃草裹挟而去。

牛吃草把西门铁砚带到天姥山登云峰天姥洞，用各种酷刑逼其交出《伏魔秘笈》。西门铁砚九死一生，得牛吃草异种真气相助，反而练出了无上神功，并助牛吃草除去了来敌，二人前嫌尽逝，结为忘年知己。

西门铁砚历尽千劫，回到杭州，才知大义镖局已遭恶鬼屠门，毁于玉骨教恶魔之手。与此同时，得知玉骨教欲围歼钟府，与其师钟无笔为难。西门铁砚赶到师父家中，见到的却又是一番情景。

侠义道为给在万兽谷死难的群雄报仇，纠集各大门派好手云集杭州，找钟无笔兴师问罪。双方言语不合，大动刀兵。令人费解的是，玉骨教两大护教法王诸葛昆仲同时

现身，助钟无笔师徒拒敌。天台四兽亦赶来钟府助阵。正邪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。

玉骨教为何要杀死东海琴翁夫妇？而诸葛昆仲为何要屡屡暗中救助西门铁砚？侠义道为何要将钟无笔全家尽灭？……西门铁砚隐约感到，在这重重迷雾之后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。西门铁砚能否拨开迷雾，揭穿事实真相，请读者诸君看《乱魂引》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惊雷笔走书青史 魂断风流赋血诗	... (1)
第 二 章	离魂赤子仇堪在 姹女情歌为尔吟	... (80)
第 三 章	琴声夜诉断肠曲 睹物思亲复神功	... (165)

● 第一章

惊雷笔走书青史

魂断风流赋血诗

钟府的几场恶战，数钟无笔与严必修、云梦道人等人斗得最凶险，惨烈。自诸葛神口中得知秦无弦被齐无棋、邓无剑二人所害，钟无笔便明白了侠义道群雄突造钟府的目的了。他们口口声声指责自己背叛了武林侠义道，与玉骨魔教勾结，又指责弟子西门铁砚，与邪道中人为伍，和武林正道做对，杀死了武夷派申屠酒等人，其实，这不过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罢了。这场祸端的真正缘由，还在自己身上，是自己与人在三十年前结下的宿怨。三十年前，他之所以在青春正富之际，退隐江湖，便是因这场宿怨而引起的。那时他便已知道祸根深种，迟早会有这一天，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晚。此次，侠义道举众而来，不把钟府扫穴犁庭，不杀死自己，是绝不会罢休的。

使钟无笔颇觉遗憾的是，自己的宿敌没有亲自率众前

来问罪，而是假借苍狐和六通等人之手，又给自己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，来除掉自己，这样的手段太过阴险和毒辣了。倘若仇敌亲自前来，他还可以痛痛快快地大杀一场，把旧日的宿怨了结，自己便是战死，亦毫无遗憾和怨言，快意恩仇，正是武林英雄本色。可是，仇敌竟使出了借刀杀人之计，叫天下英雄都来与自己做对，使他顿觉气愤难平了。钟无笔是个恩怨分明之人，他一生从未与武林各大门派有过什么梁子，面对这些无辜的侠义英雄，他怎么放开手脚厮杀？而且，若真的砍杀起来，自己便是战死，这一生的清白便全糟蹋了。一旦自己的手上沾上了侠义道英雄之血，自己的冤枉将永世无法洗清。

因此，钟无笔与严必修和云梦道人等两派的高手接上手后，始终下不了狠辣杀手。还有，当年他曾与华山派掌门严必修有些交情，他素敬严的武功和人品，知道严必修率门下来钟府问罪，实有不可言喻的苦衷。他怎能不顾昔日同道之谊，对华山派的弟子们大施杀手呢？至于云梦道人和青城派的弟子，他与他们素无来往，也曾听人传闻，说云梦道人人品不佳，为人阴险毒辣，但念及青城派亦是武林中不小的门派，他也不好对他无半点儿同道之情。他有诸般顾虑，只能用千钧笔封挡来招，想要严必修和云梦道人明白，自己并不想与他们过不去，叫他们知难而退。

然而，他的好心并未得好报。华山、青城两派的人，似乎对他的好意全不领情，反而乘机狠下杀手。四五十名好手各挺长剑，各展本派绝学，一味地猛攻。最使他吃惊

和气愤的是严必修和云梦道人，这两大掌门竟丝毫不念同道之谊和昔日情面，对他步步紧逼，招招狠辣，定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。

严必修和云梦道人身为两大门派的掌门，武功自然不凡。两个人都以剑法扬威江湖，是武林中的一等一好手。云梦道长的乱披风剑法以凶猛狠辣见长，严必修的华山腾蛇梭罗剑则以轻灵快捷，剑招诡秘称誉武林。二人的武功虽比不上钟无笔，但也相差不了许多。此刻，二人都已把各自所修的绝学，施展得淋漓尽致，一刚一柔，一重一轻，一快一慢，互相配合得妙至毫巅。莫说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门派，便是同门师兄弟，经常在一起演练剑法，也难以配合得这般娴熟巧妙。

若单以武功而论，钟无笔确比严必修和云梦道人都高一筹，但若斗败任何一人，也得在百招以上。如今，这两大高手联手，莫说钟无笔还有意相让；便是把真功夫都施展出来，恐也难以取胜。何况，他四周还有四五十名两派的弟子，伺机围攻？登时间，钟无笔便迭遇险情，被严必修和云梦道人的两柄长剑紧紧缠住，难以脱身，还几次险遭不幸。无奈，他只好展开平生所创的惊雷笔法，双手摆动如椽千钧笔，抖起神威，与华山、青城两派的人酣斗起来。好在他的千钧笔粗重长大，笔法严密精奇，招沉力猛，铁笔一抖，虎虎生风，迫得那些青年弟子难以近身。尽管严必修和云梦道长剑法再高，一时之间也难以得手。

一百五十余招以后，钟无笔渐觉体力有些不支了。他的千钧笔本就沉重，寻常之人莫说使用，就是扛也难以扛

动，而他挥笔拒敌，又不肯伤人性命，只是运笔如风，封挡敌剑，这种打法，太过耗力。加之他昨夜与六通道长较了一夜的棋艺和内力，又与诸葛神斗了半日法，他的内力实已耗损过半。此刻，他又与两大门派的掌门和四五十名高手斗了百余招，其内力早已穷尽。只是因他不甘心待毙，才拼尽余力，仍在咬牙支撑。

渐渐地，钟无笔便已筋酥骨软，内气上浮，气喘如牛，汗如泉涌了。他只觉手中的千钧笔已越来越重，几乎便要挥它不动了，脚步也开始虚浮，身子左摇右摆，难以稳住。笔法渐滞，破绽便闪露出来。他提了一口气，想运力狠杀，岂料，一口气竟然提不起来，才觉丹围有如空箱，半点儿真气也无。他暗叫一声：“苦也！我内力已尽，再这般打下去，不被人所杀，也得活活累死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另一边的几场恶斗，都已分出高低。天台四兽中，阿拉木汗被苍狐所败，嚼骨兽吴耳被暗器射杀，吴鼻被六通斩去一臂，天台四兽伤亡惨重，已无法再战，顿使钟无笔悲从心生。他早已知道今日一战，己方必败无疑，自己也死志已决，但他实不愿牵连他人。天台四兽是邪道中人，与自己毫无关系，只是与弟子西门铁砚有些友情。而在自己大难临头之际，他们竟能舍生忘死，来助自己一臂之力，这样的义气，实叫他感动得热血沸腾。而眼前这些以侠义道自居的各大门派中人，其中有许多人是他昔日旧友，平日里与他称兄道弟，亲亲密密，危难时毫无半点儿江湖道义，不但不念同道之谊，反而来火中添柴，雪上加霜，令他气恼和伤心。经过今日这一战，他已深深

感触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点儿真谛。弟子西门铁砚说得不错，什么正道邪道，只不过是武林中那些别有用心之人胡乱划分而已。邪道中人不乏肝胆相照义重如山的英雄好汉；正道中亦不乏阴险狡诈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。真正的朋友，只有在危难之时，才见其心。他为弟子西门铁砚能交上天台四兽这样的朋友而自豪，同时也为这些以正道侠义英雄自居的伪君子们感到可耻。他暗暗忖道：“侠义道要以莫须有的罪名，来除掉自己，尽管他们是受人所挟，但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既然他们对我毫无半点儿义气，我又何必对他们留情？他们骂我背叛武林，与邪道恶魔勾结，我便背叛了这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又有何不可？反正自己一生做事不愧于天地良心，随他们怎样去讲，怎样去骂好了。我钟无笔索性放开手脚，杀他个痛快，死也要死他个轰轰烈烈，叫他们知道，我钟某人也不是好欺侮的。垂死之际，能得此一快，便落得个千古骂名，也无憾了……”

一念至此，顿觉勇气倍增，豪情勃发，恰在这时，云梦道人抖手一剑，当胸刺到。钟无笔轻啸一声，千钧笔横挥，直扫云梦道人面门。云梦道人抽身撤步，长剑一搅，朝千钧笔的笔毫上削去。钟无笔双腕一拧，近二尺长的墨毫，登时将云梦道人的长剑缠裹住。云梦道人大惊，忙运力抽剑，岂料，长剑的剑尖被那柔软的雪山狮子毛做成的笔毫裹住，竟抽不出来。他拼力绞动剑锋，欲图将毛毫削断，然而，那千钧笔的墨毫毫不受力。

华山派掌门严必修乘二人兵器相缠之际，想捡个便宜，闪身欺入，长剑斜刺，一招“月下飞梭”，点向钟无笔左

肋。钟无笔凝身不动，待长剑及身，才横错一步，让过剑锋，倏地松开一只手，以一手持笔搅住云梦道人长剑，一手拢指成抓，快如电光石火，朝严必修当胸抓下。

这一招险极。严必修料定钟无笔已力竭劲穷，自己这一招乃是平生所练的杀手神招，一击必能奏效，立见奇功。万没有想到，钟无笔困兽犹斗，竟能腾出一只手来，抓向自己的胸前要穴。他剑招已使老，再想撤剑变招为时已晚，稍一怔神，便已被钟无笔抓中了胸前“膻中”要穴，挟手提了起来。

严必修要穴被制，无法反抗，只好任钟无笔悬空提起。他身为一派掌门，竟在一招之间，便束手被擒，顿觉羞愧得无地自容，比被人杀死还要难受。钟无笔一手将他举在空中，纵声长笑。华山派和青城派的门人弟子们都被惊呆了，停住攻击，围在四周纷纷叫骂起来：

“钟四绝，快放下我师父！”

“钟无笔，你敢伤我们掌门人一根毫毛，我们便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“他妈的，快放手……”

云梦道人见严必修被擒，自己的长剑又抽不出，登时大急，猛地弃掉长剑，双手拢指成抓，朝钟无笔疾扑过来。

钟无笔抖手将严必修人抛出，朝云梦道人当头砸下。云梦道人一见钟无笔这一掷劲力雄猛，便知自己接不住，忙双掌疾推，呼地一声，将严必修偌大的身子击得凌空飞起，飘悠悠直朝人群外飞去。华山派的弟子们大惊，飞奔向前，欲将自己的掌门人接住。岂料，云梦道人只求自保，

这一推竟是毕生功力之所聚，劲力之猛，有如卷地狂飚。几个华山派弟子刚刚抓住严必修，陡觉大力一撞，登时立脚不住，噤噤连退几步，扑通通跌坐于地。

华山派的弟子们见云梦道长竟对自己的掌门人下此狠手，登时大怒，正欲放声喝骂，猛听得一声惨号，撕心裂肺。惊惧间，便见云梦道人双手掩面，已被钟无笔的如椽千钧笔挑在空中。钟无笔双手一拧千钧笔的笔管，运力一抖，将云梦甩了出去。

青城派的门人弟子们一声惊呼，扑上去将云梦接住。但见云梦双手捂脸，呼号不止。滴滴鲜血，自他指缝间滴洒下来，把他胸前的袍襟都染红了。

众门人用力掰开云梦的手，只见掌门人的一张脸，血肉模糊，一塌糊涂。鼻目口唇皆已难辨，一道道细若游丝的伤口，纵横交错，密如细网。疼得云梦全身颤抖不止。

原来，钟无笔将严必修抛出以后，乘云梦发掌推人之际，陡地将千钧笔一摆，一招“前庭洒水”，朝云梦当头罩下。那近二尺来长的太雪山玉狮子毛制做的笔毫，呼地篷散开来，如一张墨伞，罩在云梦的脸上，根根毛丝锋利如刀，登时把云梦的整张脸拂割得千创百口一团糟。云梦双手一掩面，钟无笔千钧巨笔拦腰一挑，便把云梦挑了出去。

青城、华山两派掌门人均已受伤。严必修伤得还不算太重，内腑微受震荡，忙坐下行功调气疗伤。云梦道人可惨了，那太雪山狮子毛所做的笔毫何止千万根，被钟无笔

内力所贯，根根坚硬有如钢丝，利似锋刃，把云梦的一张脸割成了烂肉饼，双眼球也已被抽碎，看上去极为惨烈，疼得他呻吟不止。

两派的弟子无心再战，便各自埋怨起来。华山弟子骂云梦心黑手狠，不该用如此巨力推打自己的掌门人；青城派的弟子们则说华山掌门是个草包笨蛋，不该被钟无笔抓住，被人家当做炮弹使唤，来砸云梦道人。莫看两派弟子攻敌之时本事不大，互相指责起来，一个个巧口如簧，气势汹汹，互不相让。双方愈吵愈烈，先是互相埋怨，继而便互相数说对方的隐私丑事，后来便破口大骂。登时间，污言秽语乱飞，乱成了一团。

钟无笔则乘此机会，运功调息，稍做歇息。

两派弟子互不服气，吵骂了一会儿，便要动手火拼。严必修忙喝止了众人，说道：

“尔等太不像话了，大敌当前，不思报仇杀敌，却互相吵闹，岂不是称了钟无笔的心意？”

两派弟子这才停止吵骂。

云梦道人恨透了钟无笔，也吩咐自己的门下弟子们说道：

“徒儿们，钟四绝已是强弩之末，油尽灯枯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尔等速与华山派的朋友们联手，冲上去把他乱刃分尸，为我和严师兄报仇！”

两派弟子如梦方醒，转头看了看钟无笔，见他手拄千钧笔，立在场心，呼呼气喘，身子左摇右晃，显见云梦道人所说不错。众人登时精神陡振，发一声喊，同时朝钟无

笔扑了过去。

四五十柄锋霜利刃，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到，登时将钟无笔全身所有的要害罩住。正如云梦道人所说，钟无笔此刻确实已心力交疲，已无力再战。刚才，他掌抓严必修，笔挑云梦，已拼尽了最后一点余力。如果华山、青城两派的弟子不互相吵骂，乘机发起攻击，他则必死无疑，乘双方弟子互相攻击之际，他暗暗调元，内力稍复了一点儿，眼见四五十柄寒光闪闪的长剑攻近身来，他仍凝身不动。他知道自己将是最后一击了，这一招不能奏效，便内力全失，恐怕连千钧笔也拿不动了。只有一招之间，把两派弟子手中的四五十柄长剑全部震断，才可震慑住群雄，使他们有所顾忌，不敢再靠近己身。

钟无笔老谋深算，暗暗把刚刚恢复的些许内力调于两臂，表面上却装做筋疲力竭模样，喘息不止，双手挟笔，东摇西晃，似乎不扶笔而立，便会跌倒一样。两派弟子的四五十柄长剑已逼到钟无笔身周一尺，仍不见他出招还手，登时大喜，呐喊一声，四五十道寒光一绞，朝钟无笔狠下杀招。

猛地里风雷之声呼啸，钟无笔手中的如椽千钧笔如怒海腾龙，闪电般飞起，磨身一抖，一招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，朝青城、华山两派弟子拦腰疾扫。四五十名高手大吃一惊，纷纷撒剑，闪身倒纵。钟无笔双臂连抖，变招为“雨打芭蕉不见影”，但闻叮叮叮叮连珠价一阵脆响，四五十柄精钢长剑，在一瞬之间，皆被他用笔管震断。残剑断刃落了一地。

两派弟子见钟无笔死而不僵，仍有如此威力，登时吓呆了，弃掉手中剑柄，拔身而逃。

钟无笔横笔当胸，纵声大笑，笑声甫毕，喉头一拱，忍不住张口狂喷鲜血。

侠义道群雄见钟无笔气竭力尽之时，仍宛若天神，凛然生威，不可侵犯，都惊得呆了，哪里还敢再上前厮杀。这时节，阿拉木汗和吴鼻等人窜将过来，护住钟无笔。阿拉木汗关切地问道：

“钟大侠，你伤得怎样？”

钟无笔苦笑了一下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

“多谢关怀。我并未受伤，只是内力已经耗尽，恐已无力再战。”

阿拉木汗道：“请钟大侠速运功调元，稍事歇息，我等为你护法。”

钟无笔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用了。群雄今日不杀死我，决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四位朋友为我而战，又损了吴二侠，钟某心中实过意不去。大恩不言报，钟某今生今世，恐无法报答你们了。”

阿拉木汗道：“钟大侠说此话便见外了。天台四兽虽与大侠从不相识，初次谋面，但我等与令徒西门铁砚是相知朋友。我等今日此来与大侠共御强敌，只是尽朋友间的道义，并非为图报而来。”

钟无笔感叹地说道：“各位如此高义，倒叫钟某惭愧汗颜，无地自容了。我钟某今生能结识了你们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，今日一死，也无所憾了。”